



梅光迪文錄

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

梅迪生先生傳略

郭斌孫

先生姓梅氏，諱光迪，字迪生，一字鯢菴，安徽宣城人。梅氏故宣城望族，清初梅定九徵君文鼎，以天算之學，卓絕一代，先生之遠祖也。

先生生於光緒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歲應童子試，十八歲肄業安徽高等學堂，宣統三年考取清華官費，赴美國入西北大學，繼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文學。白璧德先生以新人文主義倡於哈佛，其說遠承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精義微言，近接文藝復興諸賢及英國約翰生安諾德等之遺緒，擅西方文化之菁英，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卓然自成一家言。於東方學說，獨近孔子。先生受業門下，最有深契。時民國肇建已四五年，先識之士，皆知中國學術必將受西洋沾溉，非坭故變新，不足以應無窮之世變。留美學生之僑異者，謀暇研論，風發泉涌。胡適君倡文學革命之論，廣文言，用白話。先生則謂白話可用，而文言，斷不可廢，與胡君相辯難，其往復之辭，載胡君文存中。先生論文，雖與胡君異趣，然其高瞻遠矚，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澤發國人之情思，則獨居深念，斟酌損益，蓋確乎自有其真知灼見者在也。

民國九年，先生歸國，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十年，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時年甫逾三十，氣意發揚，聘哈佛同學吳宓君歸任教授，創刊學術雜誌，思樹新猷，以開風氣。吾國自晚清以來，震盪於歐西諸邦之富強，頗慕而效之，初則僅羨其工藝製造，繼則以嚴幼陵譯天演論羣學肆言諸書行世，始漸歆嚮其學術思想。惟嚴氏所譯，奉半為十九世紀英國功利主義者之作，而西方文化導源希臘羅馬，蘊積深永，中土人士，尙多昧然。先生與吳君則致力譯譯或介紹歐西古代重要學術文藝，以及近世學者論學論文之作，冀國人於西方文化有更真切深透之了解，而融新變故能尋得更適當之途徑，一時東南士氣發皇，惜甫及三四年，先生與吳君皆以故離去，所倡導者，亦漸消歇矣。

先生於民國十三年赴美國，授學於哈佛大學。十六年歸國任國立中央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旋復往哈佛，為漢文副教授。溯先生自留學以至任哈佛大學教授，在美國前後逾二十年。二十五年國立浙江大學竺校長聘先生為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二十七年先生選任為參政員。二十八年浙江大學文學院獨立，先生任院長。浙江大學舊以理工科名於當世，校風質樸，先生既長文學院，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養，使承學之士，閭中肆外，篇實而有光輝。惟自抗日軍興，浙江大學轉徙萬里，僻居黔北，風氣阻塞，而戰亂日久，物價騰涌，師生生計艱窘，救死不暇，故先生之所期者

，遂未易驟達。

先生襟懷坦蕩，體氣素健，自民國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臟病，病發則氣逆嘔吐。次年春赴重慶休養，六月中歸連義，稍康復矣。入秋病復劇，醫謂患仍在心腎兩臟，旋赴貴陽就醫，卒以沉疴不治，歿於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中，年五十有六，時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竺校長聞電赴貴陽，經紀其喪，葬於貴陽六廣門外八角岩聖公會墓地。

先生博覽羣籍，於中西文化均能洞見闡奧，詳悉其源流正變異同修短。治學喜綜大體，為哲學式之參悟，及藝術式之欣賞，如英國之約翰生，美國之愛默生，皆平生所祈嚮者。冲夷簡曠，善於清言，獨人廣坐，論學術藝文，人生世態，談言微中，雋妙淵永，使人如望白雲，把挹清波，信然忘其鄙吝。平日接物和易，而遇事則辨是非，持正義，發論侃侃，激濁揚清，能言人所不敢言。少遊美國，為當時留學生中之翹楚，年壯氣盛，抱負甚偉。歸國後甫思發抒，而事阻其願，渡海遠去。及再歸中土，又值大難，播越萬里，局促山鄉，國危民困，士風頹墮，與先生所期望期冀者，日相舛馳，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負，即平日論議，亦鮮為人所了解，於是慨然太息於遭逢異常之世變，亦如松柏之經歷冬風雪，惟有韌貞茹苦以待春回而已。今強敵既覆，禹甸重光，建國之道，經緯萬端，如先生之博學宏識，正當蔚為世用，而先生亦思於學術文化，有所貢獻，以發其久蓄之懷，而先生竟歿矣。此海內有識所以同寄無窮之悲慨者也。

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間，先生授學美國哈佛大學。斌蘇適於其時從白璧德先生游，視先生為同門先進，暇輒相與論議，上下千載，發其幽思，復商討歸國後共有所建樹。二十六年斌蘇乃得與先生同事於浙江大學，以迄於今，自愧樸昧，於學問事業，多承教益，而鮮有所裨助於先生。惟二十年中，初則同門，繼則同事，八載播遷，共涉夷險，先生深懷遠志，每傾吐於斌蘇，斌蘇思國運更新，來日方永，猶可以追隨左右，使昔年在美國所共計議者從容見諸事實，乃數月臥疾，一朝奄息，桐棺藏骨，永闕空山，遂以廿載故交，哀絕行誼，事之可痛，孰過於斯。

先生夫人李今英女士，明敏溫淑，嫺習英國語文，於先生內助之功極多。女三人，曰儀慈，曰儀昭，曰儀芝。子一人，曰本修。讀書均穎異，先生中英文撰著，散見於中美各學術雜誌中，將俟異日，集而刊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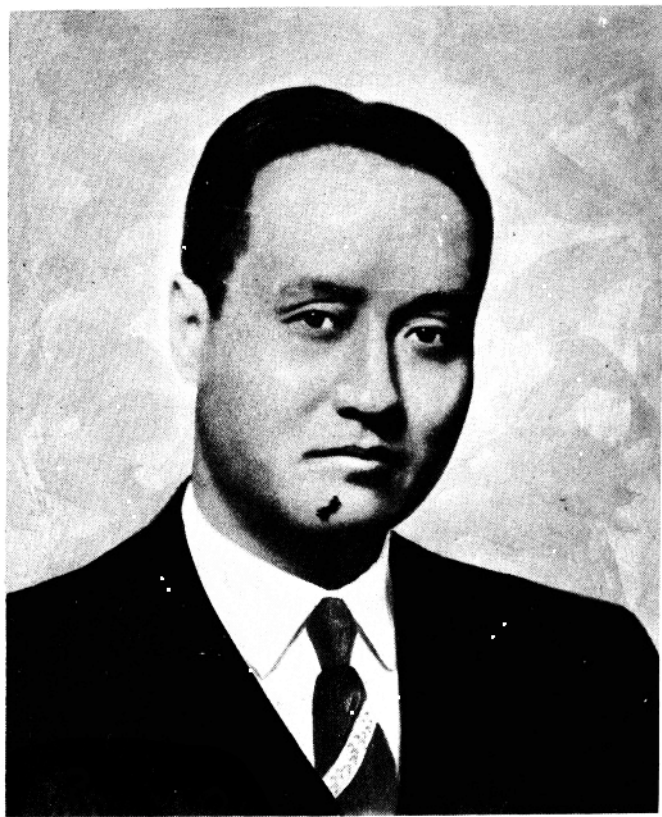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梅迪生先生文錄序

王煥鑣

宣城梅迪生先生既歿，遺文散落，展轉齋輯，得如千篇，付之軟腐。煥鑣風帽既竟，爲之序曰：天地盲晦之秋，僥脫顛穢，充塞仁義者，盡午交作，浸淫之久，發而爲沙戾，肆而爲殘賊，生民之既，暮然起矣。有大人出，目擊而心悔，將欲塞其流，必先清其源，於是垂涕泣，發聲色而訂其頑，而挽其狂，非以沽名而門勝也。必其中潛鬱勃怒，憤憤排排，有不獲已焉者，然非其智足以燭疵謬，其勇足以犯笑侮，其文足以達奧衍，爲足與於此哉。民國八九年間，朝野時彥，拾近世西洋論文論政偏曲之見，暴殄孔孟以來諸儒闡明講說之理，謂不足存，唾棄駢散典雅之文有韻之詩謂不足學，驕然以儻野流行之語爲天壤閉至文，號召俊逸，奏起川決，舉國風靡，或與諍討，立被惡名，老生宿儒，卷舌而莫敢誰何。當是時，南雍諸先生深厭太息，以爲此非孔孟諸子之厄，實中國文化之厄也，羣辦學術雜誌，昌言駢排。而梅先生與逕吳先生兩生，適自海外歸任南雍教授，精通中西文學，年皆未及三十，意氣岸然，出其學以與世角，莫能難也。吳先生勤於纂述，朝夕兀兀，遂譯名著，信達雅遠出林異廬上。梅先生深惡標榜，文不苟作，作必盡摭其蘊，揮斥跌宕，罵讎笑訶，無不極其趣，一文甫出，傳誦遍於橫舍，士習爲之丕變。學問之事，以博而通，以約而精，固可嬾嬾姝姝，執一曲以自蔽哉。初兩先生之在美國，從其碩儒白壁德游，理董西學，嫻其奧奧，證以中國舊說，所指益粹而持論多同。顧吳先生肅穆寡言，動止有程，學子或畏苦不敢親。先生則春容間廣，機趣盎然，出辭衡永，輒轟座人。至於議大政，臨大難，則又守正趨義，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撼。蓋先生爲人，超邁而不失之放，謹嚴而不入於拘，猶潔而不淪於隘，非夫悻悻亢亢，許以爲直者也。故與人無畛域，其所彈射，目事而忘人，人亦不甚嫉之，豈非有智有勇有文之大人哉。東夷之難，喪其述作，兵事救乎，欲從容以就故業，而先生客死於貴陽矣。今茲所存，不逮十一，然即此寥寥，想見當日神雄氣壯馳騁文壇之盛，有不盡得以思其人者乎。

卅六年六月一日



梅迪生先生遺像

最親愛的阿昭

你的最近幾封信

都收到了

你的學校

生活很好然而太忙

阿芝搬回家去住是最好(一)和

本所反

表弟兄等玩

(二)放學回到家後的生活比較可

自由一點

(三)我到了寧家崗後你和阿仔雖不在家住至少

有阿芝本修在家住我也可以心中快樂一點

你們還

寧家崗跑到五芳齋吃一桌晚餐

太吃力

然而菜

大約現在很好

五芳齋我也去過然只小吃不是大吃

我近來很好不過昨日以來胃中渾食不想吃東西

大約二日內可好

你以後寄信不必寄快信因為

快信並不快

祝你

幸福

冬

三月十二

我以後寄你的信還是用快信因為我有個後替我寄

(面三七書本見文全) 蹟真書子致生先生迪梅

也先寬場未出慰家中一切平焉此日楚中有札及處認
言四題記一第學堂學生進送班去中國前途未知如何結果
想此事外國報早已登載無候言之贊也從學一道自漢以來注
疏家文疏穿鑿實人不淺矣茲略陳極中肯綮非具有特別
眼光魄力終不先為古人之奴隸在祇徒生無用也此靜耳吾前
數年在牛學上從學二神淵之而後此語惜無此暇歲月編補
屏從胸中又無板板陸心知其意也學問之事由自之
予一切不能過度而從言不必及之從學為六祈求斟酌行之然據
予之意每日候得款以時休息此當為不易之論今以每日十五夜作中
四時分計之當以八時睡眠三餐及暇時整束休息四小時或五
時下午課後休息兩小時或三小時其餘讀書上課候以八小時為多
此為用心時間多用心每月不得過九時間此行之有常工夫不怠其
不進進於術生上六不無裨益此亦表信官而云學士極得力此
抑似此則半意亦可用不必定要繁是永是若自後從伴或半
用行或六該用心當有地雖有法度多不亦原單位某私淫
鼓流為習慣候候身無入門之也從而之之波潤憂度時有私
意其入手之此(華語)此指皆此四一第不為死我馳驅而也從其

箇是暑一年之用惟內地美大家恐寫一位書而不合校不久仍由
平廣與官報寄來每年約廿箇左右做三四次寄來不交要便先
得本人七錢八錢此等人在亮面字都不識表一寫錯仍須親往
撫慰報法恐甚報版反過不也非近半月以來是有情事已務
延到正服藥能六不通說笑處詢積勞而致養息一者自然無
事而無一帶平西與常恐慌美存厚久已斷絕無端在署餘
莊甚急去一云而平西而流通者惟有少許銅鈔而已學生均已
面呈在署者察之諸教員陸續發文發水非已宣布^付交半學期發水
到九月底事在學期發水已付過兩月並有遺失者陸續發水
只後五十六元紙非已四處派法家某款候會計十六日到校已一
棟候候美非是也九月為限次再進款口語之稱為平靜學生均已
未老仍須照常辦理否則或止一紙或竟暫停此不批予一校為
晚華等處學老久已空無一人若此日寄物寄厚與形不便特為便
依擬逐日再寄電報此時中校老鄉正形團練恐大匪滋事其去
內地不若要保其久無知謝者無事自援何此問

也

父字 九月十五日

梅光迪文錄目次

梅迪生先生傳略

郭斌鮮

梅迪生先生文錄序

王煥鑣

一、評提倡新文化者

學術第一期

十一年一月

(一)

二、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學術第二期

十一年二月

(五)

三、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

學術第四期

十一年四月

(一〇)

四、現今西洋人文主義

學術第八期

十一年八月

(一四)

五、安諾德之文化論

學術第十四期

十二年二月

(一八)

六、孔子之風度

國風第三號

二十一年九月廿八日

(二四)

七、九年後之回憶

國風第九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二八)

八、言論界之新使命

國命創刊號

二十六年十月十日

(三二)

九、斥偽教育

國命第四號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三五)

十、近代大一統思想之演變

國命第六號

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三八)

十一、英美合作之必然性

國命第十五號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四三)

十二、卡萊爾與中國

浙大文學院集刊第一集

三十年六月

(四八)

十三、雙谿老人七十壽言

(五五)

十四、正和翁七十壽序

(五七)

十五、崑有翁六十壽序

(五七)

十六、日記選錄

(五八)

十七、家書四通

(七三)

附錄

英文作品三篇

(一) 梅迪生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二提案	(一)
(二) 梅先生尊翁教子書	(四)
(三) 梅迪生先生頌	(一四)
四梅迪生——君子儒	斯泰加
(五) 白璧德——當代一人師	顧立雅
(六) 悼梅迪生先生	張其昀
(七) 哭梅迪生先生	樓光來
(八) 哭梅迪生	賀昌羣
梅季今英	(二八)
(1) Is the West Awakening?	(1)
(2) Humanism and Modern China	(9)
(3) Article in "Dabbist: Man and Teacher"	(26)

Tributes edited by 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評提倡新文化者

國人倡言改革，已數十年，始則以歐西之趨後，僅在工商製造也，繼則摹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學美術矣。其輸進歐化之速，似有足驚人者。然細考實際，則功效與速度適成反比例。工商製造，顯而易見者也。推之萬國，無甚差別者也。得其學理技巧，持之實用，而輸進之能事已畢。吾非謂國人於工商製造已盡得歐西之長，然比較言之，所得為多。若政制法制，則原於其歷史民性，隱藏奧秘，非深入者不能窺其究竟，而又以東西歷史民性之異，適於彼者未必適於此，非僅恃模擬而已。至於教育哲理文學美術，則原於其歷史民性者尤深且遠，窺之益難，採之益宜慎。故國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為「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啓齒，而弊端叢生，惡果立現，為有識者所詬病。惟其難也，故反易開方便之門，作偽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會詭隨，窺時俯仰，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敗，盡人皆知，無待余之曉曉，獨所謂提倡「新文化」者，猶以工於自飾，巧於語言奔走，頗為幼穉與流俗之人所趨從。故特揭其假面，窺其真相，縷舉而條析之，非余好為苛論，實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詭辯家之名（英文為 *Sophists*）起於希臘季世，其時哲學盛興，思想自由，詭辯家崛起，以教授修詞，提倡新說為業。猶吾國戰國時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希臘少年，靡然從風，大哲蘇格拉底辭而闕之，猶孟軻之拒楊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傳柏拉圖語錄（*The Dialogues of Plato*）多其師與詭辯家駁辯之詞也。蓋詭辯家之言，在以新異動人之說，迎合少年，在以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顧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貽譏明哲，更無論矣。吾國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頗亦類是。夫古文與入股何涉，而必併為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盛行駢體，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為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為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並存之價值，豈可盡棄他種體裁，而獨尊白話乎。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教

文及文學評論大家韓士立(Hatch)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且謂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為寫實派，今則又由寫實派而變為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一若後派必優於前派，後派興而前派即絕迹者。然此猶讀西洋文學史，猶聞西洋名家諸論者，輒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叟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謂思想之在屬也，本為白話，當落紙成文時，乃由白話而改為文言，猶翻譯然，誠虛偽與不經濟之甚者也。然此等經驗，乃吾國數千年來文人所未嘗有，非彼等欺人之談而何。昔者希臘詭辯家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無定，在於個人之我見。蘇格拉底應之曰，既人自為真理，則無是非賢愚之分，然則普羅塔哥拉斯何以為人師，強欲人之從己乎。今之主文學革命者，亦曰文學之音，在發揮個性，注重創造，須「處處有一我在」而破除舊時模倣之習，易詞言之，則各人有各人之文學，一切模範規律，皆可廢也，然則彼等何以立說著書，高據講席，而對於為文者，仇讎視之，不許其有我與個性創造之自由乎。

二曰，彼等非創造家乃模倣家也。彼等最足動人聽聞之說，莫逾於創造，新之一字，幾為彼等專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無一不新。侯官嚴氏曰，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審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懼無意義之可言也。彼等以推諉古人與一切固有制度為職志，誣本國無文化，舊文學為死文學，放言高論，以駭眾而眩俗。然夷考其實，乃為最下乘之模倣家。其所稱道，以創造矜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份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已視為謬陋，無人過問者。杜威羅素，為有勢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為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算若聖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來諸主義，皆屬此派，所謂白話詩者，純拾自由詩(Vers libre)及美國近年來形象主義(Imagism)之唾餘，而自由詩與形象主義，亦墮落派之兩支，乃倡之者數典忘祖，自矜創造，亦太欺國人矣。(莊周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彼等於歐西文化，無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所取尤謬。以彼等而輸進歐化，亦厚誣歐化矣，特國人多不諳西文，未出國門，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學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偽學，視通國若無人耳。夫國無學者，任偽學者冒取其名，國人之恥也。而彼等猶以創造自矜，以模倣非笑國人，斥為古人奴隸，實則模倣西人與模倣古人，其所模倣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倣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倣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倣西人也，亦互相模倣，本無創造天才，假創造之名，束書不觀，長其情性，中乃空虛無有。彼等之書報雜誌，雷同因襲，幾乎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特點之可言。與舊時之八股試帖，有何別異，而猶大言不慚，以創造自命，其誰改哉。

三曰，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學問家爲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報酬，故其學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輕出所學以問世，必審慮至當，而後發一言，言必研索至精，而後成一書。吾國大師，無誠學者，毋輕著述。曩者牛津大學學者，以早有著述爲深恥。夫如是，而後學問之尊嚴，學問家之人格乃可見。今之所謂學問家則不然，其於學問，本無澈底研究，與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爲功利名譽之念所驅迫，故假學問爲進身之階。專制時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權，以驅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爲準則。民國以來，功名之權。操於羣衆，而羣衆之智識愈薄者，其權愈大。今之中小學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則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話詩文，與各種時髦之主義乎。蓋哲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穉人尤然。其於學說之來也，無審擇之能，若使販自歐美，爲吾國風所未聞，而又合於多數程度，含有平民性質者，則不歷而走，成效立著。惟其無審擇之能，以耳代目，於是所謂學問家者，乃有廣告以擴其市場，有標榜以揚其徒衆。喧呼愈甚，獲利愈厚。英諺曰，美酒不需招牌（Good wine needs no bush），酒尚如此，況於學問乎。彼等既以學問爲其成功之具，故無尊視學問之意，求其趨時投機而已。杜威羅素之在華也，以爲時人傾倒，則皆言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之文學，亦爲少年所喜者也，則皆言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而真能解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幾人乎。學問既以趨時投機爲的，故出之甚易，無切實探討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學政治經濟者，所在多有。後生小子，未有不詫爲廣博無涯矣者。美國有某學者，曾著書數百種，凡哲理算術文學科學及孔佛之教，無所不包，論者以無學問良知訾之，不許以學者之名。此在美國，有甚高之學術標準，故某學者貽譏當世，不能行其博雜膚泛之學。若在吾國今日，將享絕代通儒之譽矣。東西學者多竭數年或數十年之力而成一書，故爲不刊之作，傳之久遠。今之所謂學者，或謂能於一年內成中國學術史五六種，或立會聚徒，包辦社會主義與俄羅斯猶太波蘭等國之文學，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爲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夫以功利名譽之薰心，乃不惜犧牲學問如此，非變相之科舉夢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來，輩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國政治外交之險惡，社會之窮賸，教育之墮敗，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視，然必犧牲全國少年之學業道德，不爲國家將來計，而冀幸獲目前萬一之補救，雖至愚者不出此。不謂發端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界雖略呈活潑氣象，而教育根本已斷喪不少。人性莫不喜動而惡靜，樂趨乎呼聲雜遝，萬衆若狂之所爲，而厭乎淡寂冥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衆罷學，結隊遊行之樂，蓋勝於靜室講習，埋首故紙爲高。又況有愛國大義以迫之，多數強權以扶之哉。其尤捷踴者，則整學驟起，爲國聞人。夫人材以積久陶

育磨鍊而後成，否則啓其驕惰之心，易視天下事，終其身無成矣。至於學校內部，各種新名詞亦乘機而興，如「奮鬥」、「學生自動」、「校務公開」，意義非不美也，而以置諸中小學生之簡單頭腦中，鮮有不債事者。葉儒某氏曰：「授新思想於未知還思之人，其禍立見」。故今日學生，或爲政客利用，或啓無故之釁，神聖學校，幾爲萬惡之府矣。然則當世所謂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羣衆心理，人性弱點，與幼稚智識之淺薄，情感之強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瀉水，以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而已」。或又曰，「予之言亦太苛，教育界現象，豈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過矣，予不聞『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之說，又順時而起，以爲補救之策乎。」應之曰：「揚子墨有云，無驗而言之爲妄，彼等據教育要津，一言之出，舉國響應，乃不顧是非利害，不計將來之效果，信口誇言，以全國天真爛漫之少年，爲其試驗品，爲其功利名譽之代價，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爲『應時勢之需要』一語，今則時勢異於數年以前，其數年以前所主張，已完全失敗，故悔而知返，輕目前時勢之需要，爲『提高程度』『嚴格訓練』矣。然責任所在，焉可既往而不咎也。軍法，戰敗者以身殉，否則爲戮，西國航海家遇險，船亡則與之俱亡。惟言說之士，以其主義稱人，無法律以繩之，祇有輿論與良心問題而已。故就輿論與良心問題而論，彼等言而不驗者，已無再發言之資格，而猶視顏曰『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亦已晚矣」。

夫建設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國數千年來，以地理關係，凡其鄰近，皆文化程度遠遜於我，故孤行創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燦爛偉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與其慘淡經營之功，蓋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則東西郵通，較量觀摩，凡人之長，皆足用以補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載一時之遭遇，國人所當歡舞慶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不可磨滅者在，非如菲律賓夏威夷之島民，美國之黑人，本無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簡也。而歐西文化，亦源遠流長，自希臘以迄今日，各國各時，皆有足備吾人採擇者。二十世紀之文化，又烏足包括歐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與吸取他人文化，皆須先有徹底研究，加以至明確之評判，副以至精當之手續，合千百融貫中西之通儒大師，宣導國人，蔚爲風氣，則四五十年後成效必有可觀也。今則以政客辦家與夫功名之士，創此大業，標幟喧攘，僥倖嘗試，乘國中思想學術之標準未立，受高等教育者無多之時，挾其偽歐化，以鼓起學力淺薄血氣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畢露，明達青年，或已窺底蘊，覺其無有，或已生厭倦，別樹旗鼓，其完全失敗，早在識者洞鑒之中。夫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勢所必然，無足怪者。然則真正新文化之建設，果無望乎，曰：「不然，余將不辭隱陋，略有芻蕘之獻。惟茲限篇幅於幅，又討論建設，似不在本題範圍之內，請以俟之異日耳」。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吾國今日，國民性中之弱點，可謂發露無遺，爲有史以來所罕觀。投身社會與用世之士，愈能利用其弱點者，則成功愈速。蓋使志在成功，至所用成功方法之當否，則不計及也。循此不返，吾恐非政客滑頭之流，不能有所措施於社會，而社會亦爲彼等之功利競爭場。其潔身自好溫恭謙讓之君子，惟有逖迹遠颺，終老山林，或杜門不出，隱志以沒，久且以社會之不容，無觀摩繼續之效，潛勢消滅。此等人將絕迹於社會，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且隨之而亡。思之而不悚然。夫不當之方法，用之於他種事業猶有可恕，獨不解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亦不問其方法當否，而惟以成功爲目的，甘自僣於政客滑頭之流。吾於前期「評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已多及此，今茲再論之，亦欲繼前期未竟之言也。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其學術之多謬誤，早爲識者所洞悉。青年學子，無審擇之能，受害已爲不少，若有健者起，辭而闢之，亦蘇格拉底孟軻之徒也。然其學術之內容，非本篇所可及，故且言其提倡之方法。蓋其學術與其提倡之方法，實有同等之缺憾，欲爲補救，二者難分輕重。或曰，惟其學術不滿人意，故其取以提倡之方法，亦多可議之處，然則糾正其方法之失，甯非今日急務乎。

彼等固言學術思想之自由者也，故於周秦諸子及近世西洋學者，皆知推重，以期破除吾國二千年來學術一尊之陋習，然觀其排斥異己，入主出奴，門戶黨派之見，牢不可破，實有不容他人講學，而欲養成新式學術專制之勢。其於文學也，則斥作文言者爲「桐城邪種」，「選學妖孽」，又有「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死文學」與「活文學」之分，妄造名詞，橫加罪戾，而與吾國文學史上事實抵牾，則不問也。某大學招考新生，凡試卷用文言者，皆爲某白話文家所不錄。夫大學爲學術思想自由之地，而白話文又未在該大學著爲功令，某君何敢武斷如是。彼等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斯，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而於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與其比較之得失，則茫然無所知。錢斯德頓。G. K. Chesterton 今之英國論文大家也，其評未來派與新思想，有言曰，「可悲者，此等怡然自得不用思力之人，初本有一思想，然此一思想，既入此羣屬中，則永遠盤踞，無人能打破之，亦無人能加入他種思想。」The tragedy is this: that these happy, thoughtless people did once really have a th-

ought. This one isolated thought has stuck in their heads ever since. Nobody can get it out of their heads; and nobody can get any other thought into their heads.故彼等對於己之學術，則頑固拘泥，揚激執迷，對於他人學術，則侵略攻伐，仇嫉毀謗，若假彼等以威權，則焚書坑儒，與夫中世紀殘殺異教徒之慘禍，不難再演。而又曰言學術思想自由，其誰信之。彼等既不能容納他人之學術思想，他人亦可不容納彼等之學術思想，語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曰，「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彼等待人如是，人亦可如是待之耳。

彼等不容納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獨尊之概。其論學也，未嘗平心靜氣，使反對者畢其詞，又不問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謾罵，令人難堪。凡與彼等反對者，則加以「舊」「死」「貴族」「不合世界潮流」等頭銜，欲不待解析辨駁，而使反對者立於失敗地位。近年以來，此等名詞，已成爲普通陷人之利器，如帝王時代之「大不敬」「謀爲不軌」，可任用以入人於罪也。往者「新青年」雜誌，以罵人特著於時，其罵人也，或取生吞活剝之法，如非洲南洋羣島土人之待其囚虜，或出醜態不堪入耳之言，如村婦之角口，此風一倡，言論家務取暴厲粗俗，而溫厚慈祥之氣盡矣。其尤甚者，移學術之攻擊，爲個人之攻擊，以學術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士習至爲蠻野，其涉及作者本身舉動，非但形之於文字，亦且施之於身體。狹路伏伺，黑夜襲擊，乃習見不鮮之事。自十七八世紀法人提倡社交，以學者與君子合一，Scholar and gentleman 歐洲士習，漸趨禮讓，再防之以法律。（凡涉及作者本身作者可向法庭起訴），故今之歐美學術界，涉及作者本身者固無，即謾罵者亦絕迹也。而今之吾國提倡學術者，方以歐化相號召，奈何不以今之歐美學者與君子合一者爲法乎。

拉羅許弗科爾 La Rochefoucauld，法國十七世紀道德學名家也，其言曰，「眞學者與君子，不借一事以自誇。The true gentleman and scholar is he who does not pride himself on anything」愛謀孫 Emerson 美國文學史上第一人也，其文化論中有言曰，「社會之疾，乃妄自尊大之人。The pest of society is egotists」吾國學者，素以自誇爲其特權，鄉里學究，啾啾斗室，其自許亦常樂之流也，文人尤然。今試取二千年來之詩文集觀之，其不染時風一世好爲大言之惡習者，有幾人乎。至於書札贈序，及唱和詩詞，則多字壓抑鬱，感慨身世之語，而尤反覆於友朋之際。以爲世不知我，知我者乃高出一世之人。於是己之身價，乃由友朋而更重。今則標榜之風加盛，出一新書，必序辭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稱「我的朋友」某君云云。夫引證朋友，稱其名已足，何須冠以「我的朋友」數字，蓋其心理，一則欲眩其交遊之衆，聲氣之廣，與其所提倡者勢力之大，一則欲使其朋友有可稱述價值，博魁儒大師之名，而已更藉以自榮。昔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

不得意，今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得意。前者無病呻吟，有酸酸氣；後者逞威弄勢，如新貴暴富，有庸俗氣。二者皆眞學者與君子所不取也。語曰，「君子不稱己」，歐西自盧梭以來，文人所作自傳甚多。（*Confessions* 乃供詞之意），讀者病之，謂爲自登廣告，自開展覽會，有傷於雅。今之吾國學者，於己之交遊瑣事，性情好惡，每津津道之，時或登其照像，表其年齡，如政客媚優之所爲。夫學術之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乃超脫私人萬衆公有之物，與求之者本身無關。學者開發真理，貢獻於世，世之所欲知者，乃其真理，非其人也。後之人追懷前賢，因其學以慕其人，故於其生平事蹟遺像，多有起而記載保存之者，此乃社會報恩之意，若由學者自爲之，則非但傷雅，亦於義無當矣。

今之學者，自登廣告之法，實足令人笑。彼以照像示人者，蓋謂我乃風采奕奕之英俊，或雍容爾雅之儒生，可使人望而生愛敬之心，不嫌爲領袖人物也。彼以年齡示人者，蓋謂我乃如許青年，而成就已苦此，乃不世出之才人也。自古帝王及草澤英雄之興，多假借於神鬼，以傾動愚衆，今則科學昌明，神鬼之威權已失，然羣衆心理對於特出人材，猶存一種神秘不可思議之觀念，於是以特出人材自命者，仍欲利用此等心理，以神道設教。今之西洋所謂超人人材，不過昔日「龍種」「妖精降生」之別名耳。浪漫派文學盛行之時，文人皆以超人人材自居，一切求與恆人異，往往行蹤詭秘，服色離奇。法人謂其意欲震駭流俗（*Epater le bourgeois*，使以超人人材目之。吾國近年以來，所謂「新文化」領袖人物，一切主張，皆以平民主義爲準則。惟其欲以神道設教之念，猶牢不可破，其行事與其主張相反，故屢本陳涉宋江之故智，改易其形式，以求震駭流俗，而獲超人人材之名。有自言一年能著書五六種，以自炫其爲文敏妙者，有文後加署「作於某火車中」「某日黎明脫稿」，以顯其精力過人者。夫著述之價值，視其內容而定，初不關於如何脫稿，會需幾何時日也。昔人有惨淡經營數十年而成一書者，有非靜室冥坐磨展磨健，不能構思者，若果爲不刊之作，世人決不究其成書之遲速與起稿時之情形也。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異議，以期出奇制勝，且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蓋欲嚇倒多數不識西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爲學校術，爲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卽有疏陋，亦無人敢與之爭。然則彼等所傾倒者，如高郵王氏之流，又豈曾諳西文曾入西洋大學者乎。幸彼等未讀西洋浪漫派文學史也，否則其以神道設教之術，更當層出不窮矣。

彼等以羣衆之愚昧易欺也，故一面施其神道設教之術，使其本身發生一種深幻莫測之魔力，一面揣摩羣衆心理，投其所好。蓋思成並用，爲推謀家操縱凡民之秘訣。古昔開創帝王，一面假託神聖，一面與士卒同甘苦。近世西國政客，一面居偉人英雄之名，一面取悅平民，醜態百出，於是乃使人顛倒迷或，墮其術中，而已則爲所欲爲，玩人於股掌之上矣。今